

中世乐府

「金」元好问 编

赵兴勤 申士尧 鲁安澍 王广超 笺注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〔金〕元好问 编

中州乐府

赵兴勤 申士尧 鲁安澍 王广超 笺注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中 州 乐 府

〔金〕元好问 编

赵兴勤 申士尧 鲁安澍 王广超 笺注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红华印刷厂印制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375印张 135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

ISBN 7-5043-0386-0 / I·42

定价：3.20元

前 言

在我国北方统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金王朝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朝代。在此期间，同样产生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，不仅以诸宫调、院本为世所称，诗词的创作也颇见特色。

金代，诗家辈出，元好问《中州集》收有金二百四十九位诗人的一千九百八十余首诗。至清郭元釭所编《全金诗》“所增之人，视旧加倍，所增之诗，视旧三倍”，^①数量殊为可观。同时，也涌现出众多词家。唐圭璋先生的《全金元词》，收有金七十位词家的三千五百七十二首词作。当然，若汰去道士的炼形服气词，已所剩无多。元好问所编《中州乐府》，虽为现存金词之少部分，然收辑多名家名篇，基本上可反映金代词坛的概貌。

(一)

金初的几十年间，文治未修，文化尚处于粗陋浅俗的阶段。以游牧民族而君临天下，“每季到部求仕人，识字者试以书判，不识字者问以疑难三事”，^②朝廷取士，“止以词赋为重，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。”以至“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，故学子止工于律、赋，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。”^③

《金史·文艺》谓：

金初未有文字。世祖以来渐立条教。太祖既兴，得辽旧人用之，使介往复，其言已文。太宗继统，乃行选举之法，及伐宋，取汴经籍图(书)，宋士多归之。……世宗、章宗之世，儒风丕变，庠序日盛，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。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，然而朝廷典策、邻国书命，粲然有可观者矣。

这便勾勒出金中叶之前的文化发展脉络。早期的女真族，在生活方式上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，《金史·献祖纪》曾这样描述道：“黑水旧俗无室庐，负山水坎地，梁木其上，覆以土，夏则出随水草以居，冬则入处其中，迁徙不常。献祖乃徙居海古水，耕垦树艺，始筑室，有栋宇之制。”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，自然十分落后。“无书契，无约束，不可检制。”

“昭祖(石鲁)欲稍立条教，诸父、部人皆不悦，欲坑杀之。”后来，经过他的种种努力，尽管“稍有条教，民颇听从”，但仍然“未有文字，无官府，不知岁月晦朔，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”，④基本上还处于洪荒时代。

至太祖阿骨打，情势则发生了变化，注意访求“善属文”的“博学雄才”之士。熙宗即位后，任用辽人韩昉为翰林学士，诏以经义、词赋两科取士，积极提倡汉文化，而且还身体力行，潜心于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以及《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的研读，以致出现了宴席上群臣“进诗称贺”的好势头。在世宗完颜雍统治的近三十年间，杜甫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杜牧、贾岛、王建、王禹偁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张耒、秦观诸唐宋文学家的诗文集，已在北方比较流行了，基本上改变了金初那种排斥汉文化的封闭局面，兄弟民族间思想、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大大推动了文学的发展。

在金世宗大定之前的几十年间，文坛上殊为沉寂，文风尖慢浮杂，无复古体，其诗亦皆不可观，卓有成就的倒是那些由南而北的异代才人。正如清庄仲方在《金文雅序》中所说：“金初无文字也，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，……宋宇文虚中、张斛、蔡松年、高士谈辈后先归之，而文字煨兴，然犹借才异代也。”

吴激是金前期著名词人，其词清新婉丽，蕴藉多致，与蔡松年齐名，号称“吴蔡体”。所作《人月圆》云：

南朝千古伤心事，犹唱《后庭花》。旧时王谢、堂前燕子，飞向谁家。

恍然一梦，仙肌胜雪，宫髻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是天涯。

词人目睹“宋宗室子”沦为金朝贵族之家姬，感慨顿生，即席赋就此篇。《归潜志》、《容斋随笔》均曾详细地载其本事。

吴激是由宋入金的词家，其父为宋进士，以朝奉郎知苏州，他本人“将宋命至金，以知名留不遣，命为翰林待制”，^⑤但故国之思却索怀牵肠。哪怕是一幅画图，也会勾起他的天涯沦落之感；飒飒西风起，也会唤起他的归欤之兴。“梦绕闾门迥，霜飞震泽秋”，“几见秋风起，空悲白发生”，^⑥便是其当时心境的写照。词中所描写的流落北地，没为歌姬的女子，有词人风雨颠踣的身影，他们都成了完巢已覆、无所归着的燕子，有着难言之隐忧和无穷的惆怅。“青衫泪湿，同是天涯”，既为沦亡的故国慨伤，又为自身的不幸而浩叹。

本词虽句句用典，但却如鉴著水，毫无凑泊之痕。造语清婉，含意深幽。刘祁《归潜志》称本词：“思致含蓄甚远，不露圭角”，“虽多用前人诗句，其剪裁点缀若天成，真奇作

也。”

蔡松年仕金位高，经常处于入仕与出世的矛盾之中，既担心宦海风波会覆没他的一叶孤舟，欲激流勇退，又感于金王朝的厚禄，不忍骤然离去。他在诗词中，时而流露此等情调，也涉笔一些身边琐事，闺怨相思，故国之思表现得却不够明朗。他的《鹧鸪天·赏荷》词，以细腻之笔，写荷花之态，风神俱现，寄寓了词人洁身自好的情趣。高士谈以宋之臣民而仕金，曾“自叹不如华表鹤，故乡常在白雪中”，“可怜风雨胼胝苦，后世山河属外人”，^⑦在词作中，也时常抒发“流露天涯今白首”的感喟。其词较之吴蔡，清丽不如，而古朴或胜之。

至于刘著的《鹧鸪天》词：

雪照山城玉指寒，一声羌管怨楼闲。江南几度梅花发，人在天涯鬓已斑。星点点，月圆圆，倒流河汉入杯盘。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寄与吴姬忍泪看。

开头以空阔冷寂的画面，烘托出伤别的凄凉心境，对所爱刻骨萦怀的思恋，也融注于这客观景物的铺染之中。继而，又以“几度梅花发”，隐指分离日久，更觉情景交融，含蓄多致。下片中，词人将星光、明月、银河等多种景物组合的画面，浓缩在借以浇愁的酒杯之中，以冷落夜景反衬孤寂无聊之状，使词意回环生姿，耐人咀嚼。词人将眼下境况，赋之于词，令“吴姬忍泪看”。一个忍字，使境界全出。笔在彼处，而意在自身，揭示了词人为离忧所缠绕的痛苦心理。本作与宋姜白石怀念合肥恋人的《踏莎行》“自沔东来”词，同有想落天外之奇。词人虽仕于金，但他总感到“燕巢幕上终非计，雉畜樊中政可怜”，^⑧“羁客”之梦，“夜夜在家乡”。^⑨他

故里舒州皖城有玉照乡，因以玉照老人自号，以示不忘故土之意。联系词人身世，便可发现，开首的“雪照山城”，或由玉照乡地名生发而来，本词恐不仅仅是怀念往日恋人。

这一时期的词人，他们大多既仕于金，又曾为官宋朝，特殊的经历、特殊的处境，使他们陷入极为矛盾、极为复杂的思想状态中。他们既想倾吐难以压抑的怀土念旧之情，但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，有时又不得不遮掩一二，表现在词的创作上，就形成了含蓄委婉的词风。

迨大定明昌之时，偃息干戈，修崇学校，“文治既治，教育亦至。”正如《归潜志》卷十二所说：章宗“崇尚儒雅，故一时名士辈出。大臣执政，多有文采学问可取，能吏直臣皆得显用，政令修举，文治灿然，金朝之盛极矣。”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，使得一些士大夫无复远略，惟知保禄保命，“学文止于词章，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，以图基祚久长。又颇好浮侈，崇建宫阙，外戚小人多预政，且无志圣贤高躅，阴尚夷风；大臣惟知奉承，不敢逆其所好，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，安乐一时。”^⑩客观情势给他们提供了穷极辞藻、牵引学问的机会，致使文坛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，而忽略了思想内容的表述，为诗尚尖新奇险，多为浮艳之语。

黄华山主王庭筠的作品，就过于注重技巧上的追求。他的题画诗《墨梅》云：“五换邻钟三唱鸡，云昏月淡正低迷。风帘不著栏干角，瞥见伤春背面啼。”王若虚尝诵之于人，“而问其咏何物，莫有得其仿佛者；告以其题，犹惑也。尚不知为花，况知其为梅，又知其为画哉！”^⑪此种情况，在其词作中亦可见，如《清平乐·应制》、《谒金门·赋玉簪》等，均

因语句晦涩而影响了内容的表达。较为出色的是《谒金门》：

双喜鹊，几报归期浑错。尽做旧愁都忘却，新愁何处著。瘦雪一痕墙角，青子已妆残萼。不道枝头无可落，东风犹作恶。

这首写闺怨的小令，笔势多变，造语清奇，与金源伉爽清疏的词风迥异。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称：“唯王黄华小令，间涉幽峭之笔，绵邈之音。《谒金门》后段云：‘瘦雪一痕墙角……’歇拍二句，似乎说尽‘东风犹作恶。’就‘花’与‘风’各一面言之，仍犹各有不尽之意。‘瘦雪’字新。”评价颇高。然以“瘦雪”喻指梅花，毕竟有些晦涩。其他与庭筠词风相近的词家，如刘仲尹为诗词尚奇语，步武李贺，人称其作品“全类李长吉”。刘迎诗作以平易朴实见称，其词却著意求工，风格判若云泥。他们的词作多写个人游乐，雕琢之痕较重。

此间，著名词人党怀英是转移词坛风气的大家，他“文似欧公，不为尖新奇险之语。诗似陶谢，奄有魏晋”^⑩在当时享有盛名。其词《青玉案》谓：

红纱绿翦春风饼，趁梅驿，来云岭。紫桂岩空琼窦冷。佳人却恨，等闲分破，缥缈双鸾影。一瓿月露心魂醒。更送清歌助清兴。痛饮休辞今夕永。与君洗尽，满襟烦暑，别作高寒境。

词人意在咏茶，但又不拘泥于茶。而是由茶饼的形态写起，荡开笔势，将茶饼、鸾镜、圆月诸不同类别的物品，巧妙地以意贯串。由分饼煨茶，联想到月有圆缺，人间离合，后又以渲染茶的妙用作结。有开有合，幻化无迹，收纵联密，用事切题。以其构思的奇特、联想的丰富，为人所赞许。正所谓“以松秀之笔，达清劲之气。”^⑪他的另一首词《鹧鸪天》：

云步清波小凤钩、年年星汉踏清秋。只缘巧极稀相见，
底用人间乞巧楼。天外事，两悠悠，不应也作可怜
愁。开帘放入窥窗月，且尽新凉睡美休。

古代的诗家，每涉及牛女相会故事，总寄予莫大同情。而本词则别开生面，唱出新意。在词人看来，牛女的聚首，是缘“巧极”之故，人世间的“乞巧”根本无济于事。天外的牛女二星，各守在银河的一侧，都安逸闲静得很，人们又何必为他们的离合悲欢而犯愁，作杞人忧天之态呢？这显然是在抒写由直观感觉而触发的思机，表现了词人旷达超迈的情怀。

“开帘放入窥窗月”，是由苏轼《洞仙歌》：“绣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”化用而来，寄情于景，尽得其神妙。正如《蕙风词话》所称：“潇洒疏俊极矣，尤妙在上句窥窗二字。窥窗之月，先已有情。用此二字，便曲折而意多。意之曲折，由字里生出。不同矫揉钩致，不堕尖纤之失。”与金初词家相比，格调已大不相同。

赵可、任询、李晏、高宪诸人之词风，均和党怀英相近，赵可的《望海潮·代州南楼》、《蓦山溪·赋崇福寺荷花》、《望海潮·发高丽作》，写壮景颇得坡翁笔法。高宪尝称：“于世味淡无所好，唯生死文字间而已。使世有东坡，虽相去万里，亦当往拜之。”^④对东坡是如此倾倒。其词以平实凝重见称，与其舅氏王庭筠情趣迥异。

此阶段的词作，大致呈现出两种风貌。王庭筠、刘仲尹等刻意效法晚唐李贺、卢仝，以及北宋的黄庭坚，偏重于词句的锤炼雕镂，炫奇弄险，所创造的意境不够高朗，气力嫌弱，题材也较为狭窄。党怀英、赵可诸人，则往往以清劲松秀之笔，描写高朗、雄阔的场面。当时，“苏学北行”，苏轼

豪放超逸的词风，无疑对其有很大影响。但他们的词作虽清脱有余，有时却雄浑不足。至金末元好问，始集各派之大成，熔婉约、豪放为一炉，形成其清雄顿挫的独特词风。

南渡之后，国势日弱，朝政混乱。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，上下同风，止以苟安目前为乐。为将帅者又多出于世家，皆膏粱乳臭子，本非将才，恒怯误国，徒能阿谀以取富贵。朝廷暗弱无能，情颇猜忌，“外示宽宏以取名，而内实淫纵放肆。且讳言过恶，喜听谀言”。“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，谨守簿书而已。为将者，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，无效死之心。幸臣贵戚，皆据要职于一时，士大夫一有敢言、敢为者，皆投置散地”。^⑤“高琪自为宰相，专固权宠，擅作威福，与高汝砺相唱和。高琪主机务，高汝砺掌利权，附己者用，不附己者斥。凡言事忤意，及负材力或与己颡顽者，对宣宗阳称其才，便干当于河北，阴置之死地”。^⑥再加上金王朝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，北有蒙古贵族军队的威慑，南为宋朝将士袭扰，战争时而发生。一些有志之士，眼见戎马倥偬，国势危殆，恢复无望，往往激愤填膺。他们极欲报效国家，一展雄才，但由于政治的险恶，贤路阻塞，其愿望很难实现。故而，后期词作多发抒抑郁不平的感愤，豪放中有悲怆。

赵秉文是这一时期卓有影响的词人，他主文盟近三十年，魁然一时文士领袖。为诗、词学李白、苏轼，笔势纵放，不拘一律。意境雄阔高远，格调清壮。如《大江东去·用东坡先生韵》：

秋光一片，问苍苍桂影、其中何物？一叶扁舟波万顷，四顾粘天无壁。叩枻长歌，嫦娥欲下，万里挥冰雪。京尘千丈，可能容此人杰？回首赤壁矶边，骑

鲸人去，几度山花发。澹澹长空今古梦，只有归鸿明灭。

我欲从公，乘风归去，散此麒麟发。三山安在？玉箫吹断明月。

本词将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词以及《赤壁赋》中语意隐括入词，以浓墨泼洒，烘染出“一叶扁舟波万顷，四顾粘天无壁”的雄阔画面，那洁如冰雪的月光和澄澈空明的水波相互映照，反衬出词人坦荡旷朗的情怀和不染纤尘的人格。对苏轼坎坷遭际亦深表同情，流露出他本人在“仕”与“隐”上的矛盾心理。本词豪气迸发，激情郁勃，词气横逸，不落窠臼，堪称佳制。清徐钊在《词苑丛谈》盛赞本作“雄壮震动，有渴骥怒猊之势”，“视《大江东去》信在伯仲间，可谓词翰两绝者”，评价甚高。

他的《秦楼月》：

箫声苦。箫声吹断夷山雨。夷山雨，人空不见，吹台歌舞。危亭目极伤平楚。断霞落日怀千古。怀千古。

一杯还酹，信陵坟土。

听箫管之凄怨，发思古之幽怀，一种伤今悼昔之情溢于言表。词人追慕信陵君礼贤下士，正透视出在贤路阻塞的情势下，持正守操之士壮怀莫展的郁闷，言外却有无限感怆。基调凝重悲凉，自具格局。

皇家枝叶完颜珣，虽爵尊位崇，但由于朝廷疏忌同宗，法禁甚严，隔绝了他与外界人士的接触，其心情未必舒畅。后来便“日以讲诵吟咏为事，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，然不敢明白往来”。而且，生活也很清苦，“客至，贫不能具酒肴，蔬饭共食”。^①目不识书的白撒，竟然位置将相，富埒王侯“婢妾百数，皆衣金缕，奴隶月廩与列将等”，^②而才华横溢的世宗之孙完颜珣却如此淡泊，他岂能不感慨万千？其词如

《朝中措》。

襄阳古道灞陵桥，诗兴与秋高。千古风流人物，一时多少雄豪。

霜清玉塞，云飞陇首，枫落江皋。梦到凤凰台上，山围故国周遭。

《秦楼月》谓：

寒仍暑。春来秋去无今古。无今古。梁台风月，汴堤烟雨。水涵天影秋如许。夕阳低处征帆举。征帆举。一行惊雁，数声柔舻。

上一首，词人以眼下景物的冷落悲凉，与往昔的雄豪辈出、事业兴旺相对照，反衬出他对国家前途的忧念。作品以跳荡的笔势，巧妙地将数处地名揉合于一词，在地域转换的画面中，映照出词人蕴含于内心的感情潮水的跌宕。隶事处以意贯串，浑化无痕，婉曲多致，写出了他抑郁悲怆的情怀。次一首，从凭吊历史遗迹入手，将碧水、兰天、夕阳、征帆、惊雁、柔舻等组合成一幅空阔高远的斜阳秋色图。画面雄放而悲烈，寄寓着词人不便吐露的苦悲。

完颜珣为词亦追步苏轼，但在词的风格上与赵秉文有所不同，赵秉文往往以大笔涂抹出雄阔的画面，表现其不可抑勒的奔放之情。而完颜珣却时常于大场面的描绘中推现小景物，在一幅幅画面的展示中，缕缕传达其复杂深邃的内在情感，“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。”意深而笔曲，辞劲而情悲。

另外，如王渥《水龙吟·从商帅国器猎，同裕之赋》，写大将出猎场面，声势浩荡，雄气横空，有东坡遗风。李钦叔《浣溪沙·河中环胜楼感旧》，以沉郁凝重的格调，唱出了忧念国事的悲怀。农民词人辛愿的《临江仙·河山亭留别钦叔裕之》，则发抒

了落拓潦倒、功名无望的感喟。至于冯延登、王诤、李节、赵元诸家之词，虽间有雕琢之痕，但也各具特色，透现出金代末叶的腐败政治在他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。至于段成己、段克己、李俊民以及元好问本人的词，因本编未能收录，此处不赘述。

词自隋唐以降，至五代则颓波泛起，多吟风弄月，拈花惹草，尽管遣词甚工，但内容多不足取。南唐二主词，虽不乏奇句警句，然多抒写亡国哀思或别离怀抱、艳情生活，格调嫌弱。至北宋苏轼诸人，以诗入词，以家事、国事入词，则扩大了词的描抒范围、表现手段。至南宋辛、陆，更张大其旅，以词作抒发爱国激情及英雄壮怀，意境阔大，气势雄豪，为后人所倾慕，然其末流未免堕入空泛议论，忽视了艺术形象的创造。而金词，则继北宋词之余绪，同时又受到辛弃疾等豪放词家的影响，以词写志、寄情、抒怀，形成其独特风格。在词的发展史上，占有一定的地位。不过，由于金词产生于北方，词人的生活区域，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，反映在词作中，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艺术风貌。“关中风土完厚，人质直而尚义，风声习气，歌谣慷慨，且有秦汉之旧”。^⑨故而，出口便有劲气。但由于国势日弱，兵戈未息，特别是贞祐以后，“时南狩已久，日暮西山，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，故又多愤而吐之辞”，^⑩词作往往为悲壮冷凄的气氛所笼罩。《蕙风词话》称：“金源人词伉爽清疏，自成格调”，便指出了金词的这一特征。

(二)

元好问哀辑《中州乐府》，其间，也寓了他的理想、情趣、

志向以及审美观。

首先，就《中州乐府》的编排顺序来看，列于卷首的不是被许为国朝文派“正传之宗”的蔡珪，而是由南及北的异代词家吴激等人。这与编者意在“以诗存史”的编撰动机有关。元好问在《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》中谓：“念百余年以来，诗人多为苦心之士，积日力之久，故其诗往往可传，兵火散亡，计所存者，才什一耳，不总萃之，则将遂湮灭而无闻，为可惜也。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，随即录之。”则主要是为了抢救即将泯没的文化遗产，保存一代文献。金初为文朴陋，词坛作者甚少，若不列吴激等异代才人，那只能暂付阙如，便很难反映金词全貌。

再者，吴激诸人多为使金被留的宋朝世家子弟，以异国臣民而转仕金朝，词作中时常流露出眷恋故国的沉挚感情，与元好问的一腔心事恰相契合。

元好问经历了金亡前后的天崩地裂的变化，哀宗开兴元年（1232）三月，汴京被围。此间，北兵虽口称议和，但围城之兵并无撤退之意。京师被围数月，仓廩空虚，人情汹汹，事势危急。至十二月，哀帝终于亲自出征，虽偶有小胜，但终因军心浮动而败北。次年，“崔立之变”发生，汴京哗然。四月，蒙古贵族军队入城劫掠，崔立“又聚皇族皆入宫，俄遣诣青城，皆为北兵所杀，如荆王、梁王辈皆预焉，独太后、皇后、诸妃嫔宫人北徙。百姓初闻皇族当北往，有窜其间者，亦被诛军前”。^④元好问亦被羁管出京，暂住青城。五月三日，由青城北渡聊城。在此后的俘囚生涯中，他时时以气节自许，不忘沦亡的故国：“荒村此日肠堪断，回首梁园是梦中”，“甲子两周今日尽，空将哀泪洒吴天”，“家亡

国破此身留，留滞聊城又过秋”^②，在不少诗歌中，都表现出他深蕴于内心的国破家亡的惨痛。可见，他将吴激怀念故国的词作置于卷首，还有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之意，并非仅仅顾及时间的概念。若以时代先后而论，太宗天会八年（1130）降金的知镇戎军兼安抚使的宋将张中孚亦应列于本书前面，然而，他以宋大臣之子，父张达死于金将之手，却弃不共戴天之仇于脑后，反颜事敌，以效犬马。“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，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，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，若趋市然”^③。对此等反复无常之辈，元好问尽管未作褒贬，但从排列次序来看，其间也寄寓了编者的深刻用意。他曾在《自题中州集后》中说：“平生何曾稗官，乱来史笔亦摧残，百年遗稿天留在，抱向空山掩泪看。”正因为吴激诸人词作，感发了他的怀念故国之心，故而，他要抱残编于空谷，强忍泪而披阅。

另外，元好问在编撰《中州乐府》时，打破了金初排斥汉族文化的保守观念，凡有词流传者，不分地域与南北，均收入此编，表现出超人的识见，他将金词看作整个华夏文化的一脉，不为任何观念所左右。吴激《人月圆》词，尽管流露出浓重的感伤宋朝沦亡之情，但他照样收录。尝以乞食为事，行为怪诞的哨腿王之词，亦见于本编。弃官遁归乡里，拒绝朝廷征召的王恁，《中州乐府》载其事甚详。

对于元好问整理文献秉以公心的做法，家铉翁在《题中州诗集后》一文中给以很高评价，说：“壤地有南北，而人物无南北，道统文脉无南北，虽在万里外，皆中州也。……遣山元子所哀《中州集》者，百年而上，南北名人节士钜儒达官所为诗，与其平生出处大致皆采录不遗。而宋建炎以后，衔命见

留与留而得归者，其所为诗与其大节始终，亦复见记。……盛矣哉，元子之为此名也；广矣哉，元子之用心也。夫生于中原，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，犹吾同国之人，生于数十百年后，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，犹吾生并世之人。片言一善，残编佚诗，搜访惟恐其不能尽。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犖，过人远甚。”“若元子者，可谓天下士矣。”可谓理解元遗山的一片苦心。

还有，元好问整理《中州乐府》，不以个人好恶而定取舍，也不为名人褒贬所制约。不论是文坛宿将，还是无名小辈。也不论是达官贵吏，还是山林野客，他尽量做到有词便录，搜访惟恐其不能尽，这为后人研究金词提供了方便。

在《中州乐府》所收三十六位词人中，其间有十八家是以一首词而入编的。这些词家虽传世之作甚罕，却代表了金词的不同风格，如蔡珪的冲淡闲雅，刘著的委婉曲折，邓干江、折元礼的雄放豪健，王磻的浑朴深婉，胥鼎的浅易明畅，冯延登的清隽恬淡，辛愿的健劲爽朗等等，的确各见其长。

论定一个作家的成就如何，并不仅仅靠其作品的数量。吴激传世词作虽不多，但他清丽委婉、深邃含蓄的风格，却为金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邓干江的《望海潮》词，写战争场面繁缛雄壮，虽本之于宋沈公述的同调词作《上王君观》，却久负出兰之誉，在金代词坛别树一帜。再如“东抹西涂斫新妍”的王庭筠，为词尚尖巧，曾被王若虚斥之为坐井观天的“狂斐之徒”，元好问本人也反对刻意雕琢，重“华”（形式）而轻“实”（内容），但他并不缘此而将王庭筠排斥在《中州乐府》之外，反而收其十二首词作。可见，他整理此编是兼收并蓄，不主一格的，既没有趋高避低或顾此失彼，也没有凭个